

靈樞經合纂卷之二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本神篇第八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宏義子芳黃紹姚載華校正

此第推本五藏之神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於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惚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在我者德也地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如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張此言人之德氣受天地之德氣所生以生精氣魂魄志意智慮故智者能全此神智以順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焉德者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者也目之視耳之聽鼻之嗅口之味手之舞

足之蹈在地所生之形氣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決氣篇曰常先身生是謂精蓋未成形而先受天一之精故所生之來謂之精平人絕穀篇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蓋本於先天所生之精

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精肝為陽藏而藏魂肺為陰藏而藏魄故魂隨神而往來魄並陰而出入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天地之萬物皆吾心之所任心有所

憶者意也意之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皆心神之運用故智者順承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也

馬此詳人身德氣等義而唯智者惟能養生也天非無氣而主之以理故在我之德天之德也地非無德而運之以氣故在我之氣地之氣也則吾之生德所流氣所薄而生者也故謂之生然生之來者謂之

相搏之搏音博禮儒行搏不程勢盡擯勇音亦讀為博



靈樞經合纂卷之二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本神篇第八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宏義子芳黃紹姚載華校正

此第推本五藏之神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於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惚。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在我者德也。地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如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此言人之德氣受天地之德氣所生。以生精氣魂魄。志意智慮。故智者能全此神智。以順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焉。德者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者也。目之視。耳之聽。鼻之嗅。口之味。手之舞。

足之蹈。在地所生之形氣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決氣篇曰。常先身生是謂精。蓋未成形而先受天一之精。故所生之來謂之精。平人絕穀篇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蓋本於先天所生之精。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精。肝為陽藏而藏魂。肺為陰藏而藏魄。故魂隨神而往來。魄並陰而出入。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天地之萬物皆吾心之所任。心有所憶者。意也。意之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皆心神之運用。故智者順承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也。

此詳人身德氣等義。而唯智者惟能養生也。天非無氣而主之以理。故在我之德。天之德也。地非無德而運之以氣。故在我之氣。地之氣也。則吾之生德所流氣所薄而生者也。故謂之生。然生之來者謂之

相搏之搏音博禮儒行搏不程勢盡擯勇音亦讀為博

精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吾人之精雖見於有生之後而莫由有生之初之精為之本也人生有陰
斯有營有陽斯有衛營衛相搏神斯見矣其所謂魂者屬於陽然魂則隨身而往來其所謂魄者屬於陰
然魄則並精而出入正以精對神而言則精為陰而神為陽故魂屬神而魄屬精也其所謂心意志思智
慮舉不外於一心焉耳故凡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素問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則萬物
之夥孰非吾心之所任者乎由是而心有所憶者意也意有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
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十三者愚人之則傷之如節陰陽而調剛柔所以邪僻不
至而能長生久視於天地之間也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
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

張此承上文而言思慮志意皆心之所生是以
思慮喜怒悲憂恐懼皆傷其心藏之神氣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腠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張此分論七情傷五藏之神志思慮脾之情也如心因怵惕思慮則傷心藏之神神傷則不能主持而恐
懼自失矣脾主土而主肌肉肺主氣而主皮毛肉之膏肥曰腠色者氣之華也腠肉者地所成之形也

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腠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於冬者五
行之氣死於四時之勝尅也開之曰心思慮傷神者脾志并於心也餘藏同

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悅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

張憂愁肺之情也如脾因憂愁不解則傷脾藏之意意傷
則悅亂而四支不舉蓋意乃心之所生而脾主四支也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

張悲哀肺之情也如肝因悲哀動中則傷肝藏所藏之魂魂傷則狂妄不精蓋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肝志傷則不能處事精詳矣胆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藏氣傷則府志亦不正而無決斷矣肝主筋而

脈絡陰器陰縮脈攣脇骨不舉情志傷而及於形
也玉師曰膽附於肝藏府相通惟肝胆最為親切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草焦毛悴色夭死於夏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

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也。

張隱傷腎故恐懼不解則傷腎藏之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者藏氣傷而不能藏也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志上節論傷腎藏之志此論傷腎藏之精蓋魂魄智意本於心腎精神之所生故首言怵惕思慮者則傷神末言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神生於精而精歸於神也夫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神氣生於精故五藏之精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神氣絕而死矣是故用針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意之得失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矣故當順天之性以調養其精氣神焉玉師曰恐懼不解則傷精先天之精也五藏主藏精者後天水穀之精也神氣皆生於精故曰陰虛則無氣

此言傷五神者必傷五藏而危也。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是謂之五神藏也。故心因

之神也。意傷則悶亂。四肢不舉。脾主四肢也。至於毛悴色天而死者。○肝因悲動。意傷意為脾

中者則傷魂。魂傷則善狂。善忘而不精爽。其志向亦不正。其人當陰縮而筋攣。其兩脇骨當不舉。漸至竭絕而失生。毛悴色夭而死於秋何也。以金剋木也。○肺因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神憊散而不藏。漸至竭

則狂者意不存脾本藏意而母氣亦衰故不存也其入皮革當焦毛悴色夭而死於夏何也以火尅金也○腎盛怒而不止則逆感而不合遂傷志以腎藏志也志傷則前言易忘後要背不可以免抑屈伸又

恐懼而不解則神蕩散而不收及傷精以腎又藏精也精傷則骨痠而為痿為厥以腎主骨而痿厥皆成於下也其精時或自下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季夏何也以土剋水也○是故五藏皆有氣則各有精而

五藏各有以藏之傷則失守而陰氣虛以五藏皆屬陰也陰虛則五藏無氣所以隨時而死耳○是故用針者當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意志或存或亡或得或失若五神已傷則毛悴色夭死期將至針不能以治之也素問五藏別論篇曰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愚思鍼不可用則藥亦不可妄投矣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榮榮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渡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張此言五藏之氣各有虛有實而見症之不同也五藏各有所藏五志各有所舍如五志受傷則有五志之病如藏氣不平則見藏氣之症故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也肝者將軍之官故氣虛則恐氣實則怒脾主四肢故虛則四肢不用土灌四藏是以五藏不安腹乃脾土之邪郭故寔則腹脹經渡不利者不轉輸其水也夫神越則悲喜無心志故心氣虛則悲盛寔則笑不休肺主氣以司呼吸故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寔則喘喝胸滿而不得偃息也腎為生氣之原故虛則手足厥冷腎者胃之關也故寔則關門不利而為脹矣此五藏之氣各有太過不及而不及不安和當審其所見之氣而調之也

馬此言五藏有虛有寔而其病形亦異也人身之血藏於肝▲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人卧血歸於肝而血則為魂之舍惟肝氣虛則為恐寔則為怒○人之榮氣藏於脾而榮則為意之舍惟脾氣虛則四肢不用及五藏不安以脾主四肢而脾為五藏之主也寔則腹脹經渡不利以脾之脈行於腹而土邪有餘故小便不利○人之脈藏於心而脈則為神之舍惟心氣虛則悲寔則笑不休○人之氣藏於肺則氣為魄之舍惟肺氣虛則鼻塞不利且少氣▲素問五藏別論云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寔則喘喝其胸必盈而息則首仰也○人之精藏於腎而精則為志之舍惟腎氣虛則為厥證▼據素問厥論當為寒厥▼寔則脈以腎脈行於小腹也其五藏不安益脾腎為脹皆五藏不安以脈則自不能安也○凡五藏之病形如此當知各藏之氣虛寔為病然後可以調之而調之又不可不謹也▲針為皆當謹調

終始第九

馬終始本古經篇名而伯乃述之故前報結篇有云九針之玄要在終始此入曰畢於終始故知其為古經篇名也按首無起句當同前篇俱為岐伯言也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可令氣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傳之後世以血為盟敬

終始者
始於五
藏於五
經於五
於六氣
益五藏
內生六
經六經
外合六
氣然五
藏又本
於六氣
之所生
故曰人
生於地
命懸於
上天
上四
末四
者胃
之陽
天之五
色經於
五方之
分而往
生五行
終始之
道以五
藏為紀
而始於
謹奉天

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私行。必得夭殃。

註此篇論人之藏府陰陽經脈血氣本於天地之所生。有始而有終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風寒暑濕燥熱天之六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六府以應地之五行，外合六經以應天之六氣。故曰：明知終始五藏為紀，謂人之五藏本於五行之化也。請言終始經脈為紀，平與不平。天道畢矣。謂人之經脈應天之六氣也。未結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太陰終者，腹脹不得息，是人之陰陽血氣始於地之五行，天之六氣所生而終於地之六經，天之六氣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生於五行而終於三陰三陽之數也。陰者主藏，陽者主府。藏府陰陽之相合也。陽受氣於四末，陽受天氣於外也。陰受氣於五藏，陰受地氣於內也。故瀉者迎之，迎陰氣之外出也。補者隨之，追陽氣之內交也。故曰：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交必通，陰陽隨矣。

調此言凡刺之道，當知此終始之篇大義也。藏為陰府，為陽陽在外，受氣於四肢，陰在內，受氣於五藏。故因其氣之來而迎之者，瀉之法也。因其氣之往而隨之者，補之法也。知迎隨為補瀉，則陰陽諸經之氣調矣。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為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為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是者，弗灸。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矣。

張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者，謂陰陽經脈應天之六氣也。夫血脈本於五藏，五行之所生，而外合於陰陽之六氣，有生始而有終。故曰：終始者，經脈為紀也。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蓋診其脈以候其氣也。應四時者，春夏之氣從左而右，秋冬之氣從右而左。是以春夏人迎微大，秋冬人迎微小。大是謂平人。上下相應者，應天之六氣，上下環轉往來不息。六經之脈隨氣流行，不結動也。本末者，氣口微標之出入，寒溫者，應寒暑之往來，各相守司也。形肉血氣，謂脈外之血氣，與六經陰脈必相稱也。脈口人迎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是以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尺以候陰，寸以候陽，不稱尺寸者，陰陽氣虛而人應於尺寸之脈也。甘藥者，調胃之藥，謂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中焦胃府所生，宜補其生氣之原，道之流行，故不可飲以至劑，謂甘味太過，反留中也。弗灸者，謂陰陽之氣不足於外，非經脈之陷下也。因而瀉之，則五

靈區

卷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道請言

終始

稱去聲

脈要經

終篇

始於五

藏終於

六經

明知終

始五藏

為紀自

內而外

也先察

入迎氣

口後治

經脈自

外而內

也脈口

人迎與

尺寸分

開看

陽明太

陰主后

天故在

一二之

多厥陰

二字以

明十二

經中止

止有六

氣曰寸

藏氣壞者六氣化生夫五行五行上呈六氣五六相得而各有合也

馬此言持寸口人迎之脈可以別平人與病人而病人之少氣者當調以甘藥而不宜施於針灸也請言終始篇之義凡以經脈篇為之綱紀耳蓋右手寸部曰脈口左手寸部曰人迎持其脈以診之則陰陽

諸經之虛實平否皆可奉天道以知之矣夫所謂平人者不病之人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脈口微大與四時相應又俱往俱來與尺寸相應

寒溫此語見本經禁服篇各有所司與時相宜形肉血氣相稱是之謂平人也其正氣衰少故脈口少氣而尺亦然乃陰陽不足也人迎少氣而寸亦然乃陽經不足也若瀉陽經而陰經愈竭若瀉陰經則

陽經愈脫此針之所以不可施也僅可將理以甘和之藥不可飲以至補至瀉之劑且灸亦不可妄用倘病有未已而針灸誤瀉則五藏之氣益壞矣豈可哉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

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

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

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部以上命

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

張左為人迎右為氣口以候三陰三陽之氣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左東而右西天道右旋地道左還故以左候陽而右候陰也躁者陰中之動象蓋六氣皆由陰而生從地而出故止合足之六

經其有躁者在手以合六藏六府十二經脈蓋十二經脈以應三陰三陽之氣求六氣之分手與足也外

格者謂陽盛於外而無陰氣之和內關者陰盛於內而無陽氣之和關格者陰關於內陽格于外也開之

曰脈口太陰也人迎陽明也蓋藏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是左右皆屬太

陰而皆有陽明之胃氣以陽氣從左而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以左候三陽右候三陰非左主陽而右主陰

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為平人若左獨主陽右獨主陰是為關陰格陽之死候矣

馬此言脈口人迎之脈而決其病在何經甚至脈為關格則死也人迎一盛二盛三盛四盛者較之脈口

之脈大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也義見本經經脈禁服篇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胆經若一盛而加

之以躁動則在手少陽三焦經矣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二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太陽小

腸經矣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盛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陽明大腸經矣蓋人迎主外左手

口曰脈 口曰氣 口言氣 在上口 也氣者 三陰所 出之氣 人迎胃 脈也言 陰陽六 氣始於 先天之 陰生於 胃脫之 陽 數音胡 太陰為 之行氣 於三陰 陽明者 表也亦 為之行 氣於三 陽

寸關為東南為春夏。故足手六陽經之病驗於此也。其人迎盛至四盛且大且數是六陽汎溢格拒於外而在內六陰經之脈不得運之以出於外矣。夫是之謂外格也。下又有內關不通死不治則此當云外格不通死不治。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盛而躁則在手厥陰心包絡經矣。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盛而躁則在手少陰心經矣。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盛而躁則在手太陰肺經矣。蓋脈口主內。關右手尺寸為西北為秋冬。故手足六陰經之病驗於此也。其脈口甚至四盛且大且數是六陰汎溢關閉於內而在外六陽經之脈不得運之以入於內矣。夫是之為內關也。內關不通當為死不治。且人迎脈口之脈俱盛而四倍以上是謂關格兼見也。皆與之以短期而已。後世醫籍皆以飲食不下謂之關格視此節大義可深慚云。

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瀉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二瀉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瀉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瀉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一盛瀉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瀉。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瀉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瀉。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上。氣和乃止。脈口三盛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瀉。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上。氣和乃止。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三盛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瀉。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為他病矣。

張補瀉者和調陰陽之氣平也。陽二瀉而陰一瀉者。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陽補二而陰補一者。陽可盛而陰不可盛也。故溢陽不曰死。溢陰者死。不治矣。必切而驗之者。切其人迎氣口以驗三陰三陽之氣也。疏當作躁。謂一盛而躁。二盛而躁。當取手之陰陽也。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蓋三陰三陽之氣乃陽明水穀之所生也。人迎與脈口俱盛。命曰陰陽俱溢。蓋陰盛於內。則陽盛於外矣。陽盛於左。則陰盛於右矣。如是者。若不以針開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則內傷五藏矣。夫盛則瀉之。虛則補之。陷下則灸之。此陰陽之氣偏盛不和。非陷下也。故灸之。則生他病矣。

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瀉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氣血不行。

張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從五藏之所生故曰明知終始五藏為紀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謂陰陽之氣偏盛刺之和調則止矣然又當補陰瀉陽補陰者補五藏之裏陰瀉陽者導六氣之外出六節藏象論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多彰順氣篇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補其藏陰則心肺脾藏之氣和而音聲益彰矣肺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肝腎之氣盛則耳目聰明矣補其藏陰導其氣出則三陰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故不補陰瀉陽則氣血不行

馬此言據人迎脈口之脈當施補瀉之法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經則膽與肝為表裡乃瀉之而肝虛也當瀉足少陽膽經而補足厥陰肝經瀉者二穴而補者一穴瀉倍而補半也一日刺之乃止針由

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穴於肝膽二經之上蓋彼此之穴相間之謂球也侯至氣和乃止針由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當瀉手少陽三焦經而補手厥陰心包絡經矣○人迎二盛病在足太

陽膀胱經則膀胱與腎為表裡乃瀉足少陽膀胱經而補足少陰腎經瀉者二穴而補者一穴二日內止刺一次則間日一次也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穴於膀胱腎經之上由

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小腸經當瀉手太陽小腸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則胃與脾為表裡乃瀉足陽明胃經而補足太陰脾經矣瀉者二穴而補者一穴一日之內二次刺之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穴於脾胃二經之上侯其氣和而乃止

針▲下文曰所謂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此處缺此語由此推之則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當瀉手陽明大腸經而補手太陰肺經矣○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肝經則肝寔而胆

虛也當瀉足厥陰肝經而補足少陽胆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補倍而瀉半也一日刺之者一次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穴於肝膽之上侯至其氣和而乃止針由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心

主當瀉手厥陰心包絡經而補手少陽三焦經矣○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腎經則腎寔而膀胱虛也當瀉足少陰腎經而補足太陽膀胱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二日內止刺一次則間日一次也必切其脈

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穴於腎與膀胱之上侯其氣和而乃止針由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當瀉手少陰心經而補手太陽小腸經矣○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脾經則脾寔而胃虛也當瀉足太陰

脾經而補足陽明胃經補者二穴而瀉者一穴一日之內二次刺之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球而取穴於脾二經之上侯之氣和而乃止針由此推之則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當瀉手太陰肺經而補手陽

明大腸經矣○夫肝膽則曰一日一取之膀胱與腎則曰間日一刺之惟胃與脾則曰一日二取之者正以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一日可二取之耳○人迎與脈口俱盛者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謂之闕

格如此者而不刺以開之則血氣閉塞脈氣不行邪氣流行於中五藏內傷病至若此而始圖灸之則變易而為他病矣▲由此觀之則灸不及針後人不察病勢已危而概用灸火者晚矣是以凡行刺者必

早乘其病勢以調其氣候至氣和而止針或補陰經以瀉陽經或補陽經以瀉陰經則音聲能彰耳聰目明矣否則氣血不行而病必至危矣▲按此即人迎脈口以知虛實逆瀉陰補陽瀉陽瀉陰補陰乃

診治至妙之法也豈特用針為然奈何復世不講而脈既不明治亦無法致人夭折者多痛哉

所謂氣至而有效者。瀉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哀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

張此言補瀉三陰三陽之氣。必候經脈和調。所謂終始者。經脈為紀也。瀉者瀉其盛而益其虛也。堅實也。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若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已和調而所生之病未去也。補者所以益其虛也。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乃陰陽之氣和而快然。經脈之病未去也。蓋始在三陰三陽之是動。漸及於經脈之所生病。故所謂氣至而有效者。針在三陰三陽之氣分。經脈雖不隨針。而經脈之病必哀去。經氣之相應也。故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言陰陽之氣無虛實之傾移。則當取之其經。所謂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蓋言陰陽之氣已無虛實。則脈應和調矣。脈不調者。所生病也。故當取之其經。故曰脈大如其故者。謂陰陽之氣已如其故。而無盛虛。堅不堅者。經脈所生之病尚未平也。開之曰先為是動。後病所生。此因氣以及經也。

馬此承上文而言。補瀉之法。候氣至而有效也。九針十二原篇有云。刺之效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夫所謂氣至而有效者。正以其瀉者已虛。而補者已實也。蓋瀉則益之以虛。虛者貴於脈之不堅。所以脈盡如其舊。而按之不堅也。▲大如其舊。猶今之所謂盡如其舊。非脈之盛大也。▼苟堅如其初。則適雖言病去。復舊其病尚未去也。補則益之以實。實者貴於脈之堅。所以脈盡如其舊。而按之堅也。苟不堅如其初。則適雖言身體已快。其病尚未去也。夫然則脈之堅與不堅。虛實之所由驗也。故補之而寔。則脈必堅。瀉之而虛。則脈必不堅。其病有痛者。雖不隨針。而即去。然亦必以漸而衰矣。為醫者。必先通於十二經脈之所生病。或虛或實。當補當瀉。而後可傳於終始篇之大義也。▲欲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及虛實補瀉。必明於本經經脈第十篇。而後可。▼正以陰經陽經。病各有在不相轉移。虛之寔之法。有攸當不得傾易。故當取之於其各經耳。▲按此則用藥以補瀉。而病之去否。亦可以脈之堅否為驗矣。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沉浮易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臾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哀去矣。

張此承上文而言。去陰陽偏盛之邪。又當調其經脈也。穀氣者。榮衛血氣。生於水穀之精。謂經脈之氣也。陽邪陰邪者。陰陽偏盛之氣也。蓋因邪僻妄合於氣。分使陰陽之氣不和。而易居也。逆順者。謂皮膚之

脈內之氣升浮而出於脈外之氣降沉而入即下入春氣在毛冬氣在筋

重平聲

氣血從臂肘而行於手腕之前經脈之血氣從指井而行於手腕之後病則逆順相反矣浮沉異處者陰陽之氣與經脈不相合也四時不得者不得其升降浮沉也此因邪僻淫泆於陰陽之氣分而致經脈之其三陽之虛則陽脈實矣已瀉其三陰之虛則陰脈虛矣已補其三陰之虛則陰脈實矣已瀉其三陽之實則陽脈虛矣故已知穀氣至而脈已調矣如氣分之邪獨去而陰與陽之經脈雖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寒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哀去矣按官針篇曰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蓋在皮膚分腠之間以致穀氣不在脈也故曰痛雖不隨針謂針在皮膚而痛應於脈非針在脈而痛於脈也開之曰經脈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故在三陰三陽之氣故補之瀉之則陰陽之氣和而經脈未調也穀氣至而後經脈和調故曰凡刺之屬三

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

張此復論調和經脈之陰陽所謂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者調和三陰三陽之氣也不虛不寔以經取之者謂陰陽之氣已調無虛實之偏僻而經所不調者又當取之於經也夫經脈之血氣本於藏府所生故

張當先補其正虛而後瀉其邪寔開之曰前節論調氣而經脈不調上節論在皮膚以致穀氣此節論取之其經

張此承上文而言陰經陽經之補瀉其法當有先後也夫脈口盛而六陰為病是陰經盛而陽經虛也然必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以和之○人迎盛而六陽為病是陽經盛而陰經虛也必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以和之何也邪氣雖當去而尤必以扶正氣為先

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必審其虛實虛而瀉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之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瀉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其其動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少陰在下

張此篇論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五臟五行之所生而五臟之氣生於後天水穀之精始於先天之水火蓋水生木而火生土金也以上數節論三陰三陽之氣候於人迎氣口謂本於陽明水穀之所生從五臟

膺膺中膺背膺中肩膊虛者取之

之經隧出於皮膚而見於尺寸此復論五行之氣本於先天之腎藏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膺中而上本經論膺篇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膺中循脰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斜入踝出屬附屬上入五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脰是先天水火之氣下出於脰氣之街故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此水大陰陽之氣出氣街而散於足五指也其別者邪入踝出屬附屬上入五指之間是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之氣隨衝脈與少陰之大絡注於足大指之間而復上行故少陰在下者謂天一之水地二之火厥陰在中者謂天三之木陽明居中土而主秋金之氣陽明在上者謂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此言五臟五行之氣生於中焦之陽明始於下焦之少陰其上行者出於陽明而走足膚其下行者出於少陰而動於足大指之間

此言足之三經當驗其虛實而補瀉之也據本節後文則三脈者足陽明胃經足厥陰肝經足少陰腎經也三脈動於足大指之間者正以陽明動於大指次指之間凡屬兌陷谷衝陽解溪皆在足附上也厥陰動於大指次指之間正以大敦行間太衝中封在足跗內也少陰則動於足心其穴湧泉乃足附之下也必審其脈之虛實若虛者而瀉之是謂重虛虛病之所以益甚也凡刺此者須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為實宜急瀉之脈動而虛且徐者為虛宜急補之否則重虛其虛重實其實其病當益甚也且視其脈之所動者陽明則在於足之上厥陰則在於二經之中少陰則在於足之下耳

上重舌刺舌柱以鈹鍼也

此言凡取穴者必當各中其所也胸之兩旁謂之膺故膺內有膺如胃經氣戶庫房屋腎膺應腎經或中神藏靈墟神封之類凡刺膺膺者當中其膺可也背內有膺如督脈經諸穴居脊之中膀胱經諸穴居背之四行之類凡刺背膺者當中其背與肩膊可也凡按分肉虛處則取之耳

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張謂夫皮肉筋骨五臟之外合於脈外之氣分也此承上文而言五行之氣從足上行如有虛者取之取之者謂迎其氣之外出也胃膺在膺中脾膺在膺旁肺膺在背膺心之竅在舌肝之氣在筋腎之氣在骨是五臟之氣虛者各隨其所在而取之玉師曰此論脈外之氣故在心止言舌而不言脈本篇重在五行六氣之生始出入故篇名終始而論刺則曰虛者取之曰以鈹針也曰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讀者味之其義

自得○張開之曰上節曰火陰在下陽明在上謂數之始於一而終於五氣從下而上也此節先言膺俞而未言其病在骨謂數之成於五而歸於一復從上而下也

註馬此言屈伸可驗筋骨之病當各守其法以刺之也凡手雖能屈而實不能伸者正以筋甚拘攣故屈易而難伸其病在筋治之者亦惟在筋守筋耳不可誤求之骨也手雖能伸而實不能屈者正以骨有所

傷故伸易而屈難其病在骨治之者亦惟在骨守骨耳不可誤求之筋也

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痛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

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

氣

註馬此言補瀉之法所以出其邪氣而復其正氣也補瀉之法須待其一時方實則行瀉法▲方猶俗云饒方也▼當深其針以取其必按其痛以極出其邪氣一時方虛當淺其針以養其正氣之脈且急按其

痛無使邪氣又得而入也蓋邪氣之來其針下必緊而疾穀氣之來其針下必徐而和可得而驗者也況病之虛實係於脈之虛實故即脈之虛實以為刺之深淺而泄其邪氣養其正氣焉耳

刺諸痛者其脈皆實

註張此論身形之應四方也一方實深取之一方虛淺刺之脈實者深刺之脈虛者淺刺之此論四方之虛實也經云氣傷痛諸痛者其脈皆實言四方之氣歸於中央為實

註馬此承上文而言脈寔者當瀉以凡刺諸痛者其脈必寔故也

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註張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故者承上文而言言人之形氣生於六合之內應天地之上下四旁故曰天地為生化之宇

註馬此言病有所主之經見治之者當分經也索問六微旨大論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樞旁二寸▼本經陰陽繫日月篇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曰從腰以上手太陰肺經

手陽明大腸經主之蓋肺經自胸行手大腸經自手行頭也從腰以下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主之蓋脾經自足入腹胃經自足上面也四經各有所主則各經宜各有所取耳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膕

上篇論
四方此
下篇論上



此言形身之上下應天地之氣交六微旨論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上下相召升降相因是以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因氣之上下升降也邪客篇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病在頭者取之足以頭足之應天地也病在腰者取之腰以腎藏膀胱之水氣應天泉之上下也夫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知血氣之生始出入應天地之五運六氣上下四旁天道畢矣

註馬此言治病有遠取之法也有病雖在上其脈與下通當取之下有病雖在下其脈與上通當取之高故病在頭而取之於足病在於腰而取之於膈皆在上取下之法也至於在下而取高之義可反觀矣

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

註張上節論上下之氣交此論天地之定位頭以應天足以應地手足應四旁蓋天地四方之氣各有所生之本位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足者足重隨其所生而取之重者守而不動也開之曰前節論四方之氣流行故有一方實一方虛如金行乘木則東方實而西方虛矣此論上下四方之定位故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也

註馬此言治病有先取之法也病生於頭者其頭必重餘病皆從此始故治病者先取之頭至於手病而臂重足病而足重其法亦猶是耳即先求其本之義也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

註張此言三陰三陽之氣應天地之四時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也陰陽之氣始於膚表從外而內與經脈也肥人之皮膚滿分肉不解氣留於陰久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深取之也瘦人之皮膚滑分肉解氣留於陽久故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淺取之也齊者與時一也本之開之曰首六句論四時謂氣之從外而入從四句論肥瘦謂氣之從內而出蓋六氣雖運行於膚表然本於內之所生也男應四時出入者曰從外而內天之氣也從內而生人之氣也人與天地相合故或從外或從內出入者曰

註馬此言治法有深淺當時因人而施也春氣邪發在毫毛問夏氣則出於皮膚秋氣初入於分肉問冬氣則入於筋骨凡刺此四者春夏則取之毫毛皮膚而淺其針秋冬則取之分肉筋骨而深其針所謂隨時以為劑也後世之齊從劑蓋用刀以製為也今針曰齊者猶之用藥故耳故云然人之肥者其病必深故用秋冬之劑人之瘦者其病乃淺故用春夏之劑所謂因人而施者又如此

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瘰者陽也淺刺之

齊劑同
素問有
刺齊論
經脈之
血氣隨
春氣外
出

註張此論表裏上下之陰陽表為陽裡為陰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病在陽者名曰風故瘰者陽也病在皮膚之表陽也病在陰者名曰痺痺者痛也故病痛者陰也以手按之不得者留痺之在內也

此言表裏之陰陽也。病在上者為陽病，在下者為陰。以形身之上下分陰陽也。

註此言病在陰陽故刺之有淺深也。陰經為陰，陽經為陽，痛為陰，痺為陽。上為陽，下為陰。病在陰者深取之，病在陽者淺刺之。

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

註此承上文而言。表裏上下陰陽之氣交相貫通，故有先後之分。焉內經云：陽病者先治其外，陰病者先治其內。此其內從外之內者，先治其外。

註此言病有所由起，故刺有所先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按此節大義與上病生於頭者頭重一節相同。

刺熱厥者，留針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針反為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也。一陽者，一刺陽也。

素問明有厥論本經寒熱病篇亦有刺寒厥熱厥法。

註此論寒熱之陰陽厥逆也。刺熱厥者，留針俟針下寒，乃去針也。刺寒厥者，留針俟針下熱，乃去針也。二陰一陽二陽二陰者，謂寒熱陰陽之氣互相交通，故不獨取陽而獨取陰也。開之曰一二者，陰陽水火

數也。

註此言刺厥病之有法也。素問厥論有寒熱二證。刺熱厥者，久留其針，反能為寒。而熱可去，刺寒厥者，久留其針，反能為熱。而寒可去。刺熱厥者，補陰經二次。瀉陽經一次。蓋陰盛則陽退，熱當自去也。刺寒厥者，補陽經二次。瀉陰經一次。蓋陽盛則陰退，寒當自去也。所謂二陰者，二次刺陰經也。一陽者，一次瀉陽經也。其二陽一陰可推矣。

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

註人之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遠地一周，晝明夜晦。病久者，邪氣入深，邪與正爭，則久留於陰間，日而後出於陽，是以間日復刺之者，俟氣至而取之也。左右陽陰之道，路也。經脈者，所以行氣血

而榮陰陽也。此篇論然始之道，本於五行六氣。五行應神機之出入，六氣應天道之左右。旋行針之士，能順上下之運行，調左右之間氣，去血脈之宛陳，刺道畢矣。

註此言久病治之有法也。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為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



張此論刺有十二禁也。內者入房也。新內則失其精矣。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慄悍。已醉則氣亂矣。肝主藏血。怒則氣上新。怒則氣上逆。而血妄行矣。煩勞則神氣外張。精氣內絕矣。脈要精微論曰。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血氣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是以已飽勿刺。平脈篇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是又已飢勿刺。已渴勿刺也。驚傷神。恐傷精。故必定其氣。乃刺之。則存養其精氣。神矣。公生

傷內。故乘車來者。卧而休之。久行傷筋。故出行來者。生而休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脈亂氣散。衛逆行。經氣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於陽。邪氣復生。是為戕伐其身。而形體淫泆矣。腦髓精氣。津液者。補益腦髓。潤澤皮膚。濡養筋骨。犯此禁者。則津液不化。而腦髓消鑠矣。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液相成。神為自生。針刺之道。貴在得神。致氣犯此禁者。則脫其五味所生之

神氣。是謂失氣也。

馬此言病人與醫人善養善針者。為得氣。而反此者。為失氣也。氣真氣也。病人善守禁忌。男子則忌內。而

曰。外曰內。曰醉曰怒。曰勞曰飽。曰飢曰渴。曰驚曰恐。曰車曰步。皆當慎之。正以此十二禁者。脈氣散亂。藥

衛相逆。經氣不次。病人失於自守。醫人忘於行刺。則陽病入陰。陰病出陽。邪氣復而正氣衰。不謂之失氣

何而

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目系

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

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喜溺心煩。甚則古卷卵上縮而

終矣。

張此歸結終始之道。始於五行而終於六氣也。太陽之脈起目內眦。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太陽乃津液之府。而為諸陽主氣。血氣絕而不能榮養筋脈。則筋脈急而戴眼反折也。精

明五色者。氣之畢也。太陽之氣主皮毛。氣絕於皮。則色白。少陽之脈起目銳眦。入耳中。耳聾。者少陽之脈絕也。少陽主骨。百節盡縱。少陽之氣絕也。少陽屬腎。腎藏志。目系絕者。志先死。志先死。則一

日半死矣。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頰中。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口目動作者。陽明之經氣欲絕也。喜驚妄言。色黃。陽明之神氣外出也。上下經者。謂手足陽明之經盛者。盛於外而絕於內也。夫陽明太陰

筋者。一日半者。一

陽氣者
柔則養
筋
一日半
者一

開閉同